



## 食事

## 茶油飘香

□戴清秀

前些天,我收到老家寄来的新茶油。拿它煎鱼时,闻着熟悉的茶油香,我不禁想起了老家半山的那片油茶树林。

每逢初冬时节,累累的油茶果总会压弯枝头,它们大多数只有鸟蛋般大,颜色却各不相同,有紫的、棕的、红的、黄的、青的,甚是好看。母亲年轻时是采收油茶果的手,仅用扁担使劲勾下枝桠,她就能飞快将那些圆滚滚的果实摘下来。那时,我们这些孩子也经常跟去帮忙,不过都是守在树下,弯腰捡从熟透开裂果子里掉出的油茶籽。

老家有句俗话叫“茶籽不离子”,指的是油茶树的果实掉落后,枝头很快会冒出洁白的油茶花。这些花能引来无数采蜜的蜜蜂,也吸引了孩子们的目光,毕竟在鲜少有零食吃的年代,花蜜算得上是解馋的“甜品”。那时瞧见油茶花开了,我也会跑去尝花蜜,没有吸管,就折一根芒萁蕨的茎代替,再踮起脚尖,伸手攀着树枝,如同小蜜蜂般把“吸管”插入花蕊中,

使劲把香甜的花蜜吸进嘴里。有时找不到合适的“吸管”,我便将油茶花摘下,直接用嘴巴吸花蜜,脸上也经常沾着金黄色的花粉。有次一不留神,连同花上的小昆虫一起吞进肚子里,吓得我赶紧跑回家求助母亲,她见了哭笑不得,只得一边拿温水让我漱口,一边安慰说“没事,别担心”。

那些油茶果带回家后,要先放置一周后再进行晾晒,等到果实的外壳开始裂开,母亲才喊全家人来帮忙剥壳捡籽。取出的油茶籽摊在院子里,还要继续晾晒几天,之后母亲会用板车将油茶籽载去榨油坊加工。我跟着去过几次,每次走到榨油坊门口,都能闻到一股浓郁的油香,抬头往里瞧,还能看见金黄透亮的茶油从榨油机里流出。

闽南人拿茶油做菜的方式不少,比如家里媳妇坐月子,

长辈炖鸡鸭为她补身体时,常会往汤里加一些茶油增加营养。日常炒菜时,不少本地人也喜欢滴几滴茶油,让菜肴香气翻倍,或者是逢年过节用茶油炸鸡卷、腊肉,让炸物变得金黄酥脆,也添一股清香。在我家,母亲更喜欢用茶油拌的面线和炒蛋,那滋味仅是想起来,就让我垂涎三尺。

除了用来做菜,茶油还是老一辈人眼里能治病的“药”。记得女儿有次不小心把头撞伤了,脑门上肿了一个包,我正愁家里没有膏药,忽然想起母亲说过茶油能消肿,立马跑去厨房倒了一点给女儿涂上。果然第二天,女儿头上的肿包消了,连淤青都变淡一些,十分神奇。后来换季时,女儿的皮肤出现炎症,我也试着拿茶油给她涂抹,没想到患处同样很快恢复如



(CFP 图)

初,我不禁感叹茶油真是好吃又好用。

如今,母亲年纪大了,不再侍弄那片油茶树林,但每到油茶果采收的季节,她仍不忘寄一些新榨的茶油给我。而对我来说,做饭时加一点茶油,饭菜多了一抹熟悉的滋味,也让我仿佛回到老家,又看见母亲忙着摘油茶果、在院子里晒茶籽的样子。



珍贵的友谊,起于意气相投,承于惺惺相惜,久于细水长流。时光沉淀下来的友谊,终会在彼此心中长成茂盛的树,扎根心底。



## 风吹过上垵

□杨娅娜



上垵群苑(作者:供图)

初冬已至,闽南的太阳依旧温热。暖风、熙日、明殿、戏台、祥楼、菜畦,这些村庄元素,在几条纵横柏油路的串联下相融共生。路边树下,几只黄牛在鸟鸣中更显悠然。龙安宫前,老人们正围坐一起话家常,脸上的神情惬意悠闲。这便是上垵村展露的从容气度。

拂面的微风带我触摸着这座村庄的“脉搏”。一座座古厝的“瑶林衍派”门楣如画卷般徐徐展开,沿着村道往前走,紧接着映入眼帘的是精雕细刻的庙宇、彩绘门神护卫的宗祠、整治一新的沟渠、绿树环绕下的亭台和排列整齐的健身器械。不远处还有大片的省级试验农业地、绿草如茵的休闲生态农场以及悠然吃草的黑山羊和牛群,驻足许氏庙宇前,又见几位老人正谈论着即将归来团圆的儿孙,笑容里满是期盼。眼前的一幕幕,令人感觉犹如置身于一幅流动的田园画中,有烟火气与自然意趣的交织,也有古老韵味与现代生机的相融。

另一派吸引人的景致,是村里保留完好的革命旧址,它们让来到这里的访客们可以“触碰”那些滚烫的岁月。而带有南音特色的“雅韵苑”、凸显党建文化的“励群苑”、回顾红色记忆的“初心苑”等主题微景观,则让人看见上垵村以“绿盈乡村”为纸,文化为墨,以产业为骨,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自信地落笔。如今,上垵村还以敏锐的眼光将生态资源转化为旅游优势,探索“农业+旅游”新业态,为村庄农业发展注入新功能、保持新活力。而静静运转在文体活动中心屋顶60kW分布式光伏电站,则在展示着上垵村对“双碳”理念的实践。还有村里自2023年投运的农贸市场不仅改善了本地的购物环境,更带动了从田间到市场的产业链发展。吹过上垵的风,见证着科技赋能农耕,也让人看见生态建设早已融入了这里生活的方方面面,从绿意满村的环境到绿色产业的兴起,上垵人的日子也越过越有奔头。

仔细听,你会发现这里的风还携着南音的清韵,它越过“雅韵苑”的红砖墙、燕尾脊,飘向了慎中学校。那里的老师们用心教授,孩子们一遍遍地认真练习,非遗音乐就像一颗种子在他们幼小的心田里生根、发芽。这份对本土生态文化的传承,无形中也赋予了上垵村蓬勃的生机。

沐浴在冬日暖阳中的我,不禁张开双臂感受这股萦绕着上垵村的风。这风中带着历史的余响,携着田园的芬芳、产业的活力与南音的清韵,也载着村民的期盼,在岁月里吟唱着振兴的歌谣。且听风吟千载过,根深叶茂自蕤。守得乡魂迎远浪,青山不老月同辉。我渐渐看懂了上垵的动人之处,那不是在凝固的旧梦,而是一份在巨流中守护内核、拥抱新生的从容。

## 乡村名片 上垵村

位于安海镇东片中心,常住人口2000余人,是“瑶林衍派”文化传承地,侨亲众多,祠堂与族谱承载家族记忆。村内红砖古厝与革命遗址交相辉映,凝聚深厚家国情怀。作为省级革命老区村、乡村振兴试点村,其在精神文明与生态建设上表现突出,先后获评高級版“绿盈乡村”、泉州市文明村,绘就宜居宜业的乡村图景。

扫描二  
维码阅读征  
文作品

## 稻田里的“小悍将”

□叶苇航

在鸟类中,麻雀算是“彪悍”的,因为总喜欢横冲直撞,它在乡下总不太受人待见。

过去闽南地区常见的麻雀,大多数长着灰褐色的羽毛,它们的容貌一般,嗓音也不美,数量却多得惊人。每逢稻谷飘香的季节,成群结队的麻雀经常从稻田外的树林里俯冲下来,然后停在稻穗上低头啄谷粒。它们以“抱团觅食”的方式闯入稻田,一起拍翅的声音,听起来颇有气势,让农人们一时间都不敢上前驱赶,生怕被袭击。

不过,人们不会一直容忍麻雀的捣乱。就像在我老家,乡亲们会在稻田里扎起稻草人,为了显得更逼真,有的人还给稻草人戴上草帽或系上颜色鲜艳的围巾。这样的方法能震慑小麻雀,但老麻雀都不怕,它们会挑衅似的飞到稻草人的

头顶,故意啄它的草帽。胆子更大的麻雀还试图用喙扯掉稻草人的围巾,不能眼睁睁看着麻雀破坏庄稼,一些乡亲又想出另外的法子,就是在稻田的高处布网设陷阱,等麻雀飞进田里吃稻谷,再突然开始敲锣。急促的锣声瞬时把麻雀惊得扑腾翅膀乱飞,有的顺着风势往远处飞而逃走,有的慌不择路就落进提前布好的网里被逮住。被抓的麻雀最后都成了盘中餐,用来煮成咸饭,味道很是不错。

我家老厝前那棵高大的苦楝树,枝上也时常出现麻雀的身影。我小时候喜欢偷偷爬上树,摘树上的果实当“子弹”射麻雀。久而久之,麻雀像是怕了,纷纷飞去别的树上落脚。每次听

见脚步声靠近,还会立刻闭嘴,不再啾啾叫,好似生怕被我发现藏身之处。

不同于一些鸟能被人驯服,麻雀很难被关在笼子里养着。以前村里的长辈们常说这种鸟“气性大”,尤其是被单独关起来的麻雀,总是很快失去活力。它们只要被人抓了就不吃不喝,往往一两天后就绝食而亡。如果把两只以上的麻雀关在一起,通常一个晚上过去,它们就会把彼此的肚子啄破,死得十分惨烈。若是刚巧抓住的是小麻雀,它的父母发现营救无望,又怕小麻雀被人驯服,还会偷偷叼来毒虫或毒果把它毒死。这也让人不由得猜想,“不自由,毋宁死”或许是麻雀的“鸟生观”。

我以前尝试

养过一只麻雀,可是它刚被关进竹篓里就闹腾不休,很不安分。我起初以为这是麻雀还没适应新环境,每天都耐心地给它喂食,可这只鸟始终对我爱搭理不搭理,一直只想逃跑。它的翅膀经常不停拍打竹篓,偶尔撞击的力度过大,竹篓还会滚落到地上,发出的响声总让人吓一跳。我最后没办法,只得把竹篓挂在阳台的檐下,谁知再去喂食时,却发现麻雀已经没了气息,当时它的身体还保持着向外冲的姿势。由于那个场景让人印象太深,我之后也打消了再养麻雀的念头。

如今,老家的稻田里偶尔还能看见麻雀偷啄稻谷,见了人,它们就会“呼啦啦”一下全飞走。只是不同于过去,如今稻谷产量高了,乡亲们对这些“彪悍”的小家伙,多了几分容忍,也不再设陷阱捕捉它们了。

## 捕鱼往事

□伍秋福

我儿时住的村子靠河近,村里人都擅长捕鱼,每到渔汛,河边定是热闹非凡。那时我也经常跟着父亲下河捕鱼,因为年纪还小,个子矮,站在河岸边眺望,总觉得河面很宽,一眼都望不到边。

河里水浅的地方,小孩挽起裤筒站着,水只能没过小腿肚。父亲从不让我去水深的地方,他说那里七八根竹篙接起来都触不到底,那里暗藏风险,因此过去的捕鱼人才在河边立了一块石碑,刻上警示话语,既提醒众人留意水险,也寄托平安期盼。水浅处还设有“机关”,常见的是用石头垒成的人字形“石坝”,上面还放着一个竹编簸箕。每次鱼儿随着河水游进“石坝”,若是没来得及随水流退去,就会搁浅在簸箕上被人轻松捉住。

有些“石坝”旁边还有一个石头垒成的台子,上面铺着厚厚的谷草和竹席,那是“守鱼人”睡觉的地方。过去渔汛夜里,“守鱼人”会整夜待在这个台子上,他们时时坐,一边望着天上繁星,一边听水里

的动静,等候鱼儿涌入簸箕中。有的人还拿石头在水浅的位置垒一个“小山丘”,等两三天过去,再抛出渔网把石头罩住,接着挪动石头,就能将藏在石堆里的鱼儿一“网”打尽。

村里的孩子们从小耳濡目染,不少都掌握了捕鱼的本事。不上学的日子,一群孩子经常撅着屁股在河里捉鱼,有的孩子腰上还拴着一根绳子,抓到鱼便把它挂在绳子上,等鱼越抓越多,变沉的绳子垂在身后,看起来就像一条独特的尾巴。有的孩子喜欢用蛮劲捕鱼,他们会拿着小铁锤往水里的石头上砸,一锤下去,小石头碎了,躲在下面的鱼也会翻着肚白浮出水面。

住在河边的人家,捕鱼更方便。平时家里来了客人,觉得没有好菜款待,男主人会立马提起渔网出门去捕鱼,往往客人

还没喝几口茶,他就满载而归了。鱼篓一落地,女主人接着便将活鱼拿去宰杀、清洗、烹煮,动作一气呵成,经常让客人看得啧啧称赞。

鱼家人烹鱼的方式一向简单,通常是放进锅里清蒸,出锅后泼一勺加了葱头的热油,再撒一把蒜末或香菜提味,做法不复杂,鱼肉的滋味却很好。以前河里常见一种鱼,它只有手指般大,背上有一只凹形的鳍,因为喜欢趴在水中的石头上久久不动,本地人又叫它“爬石头鱼”。孩子们每次捕到这种鱼,便直接在河滩找个地方挖坑,随后拾一捆枯枝点燃,再把鱼扔进火堆里烤熟,看似做法粗糙,鱼肉吃起来却又香又嫩。

每年渔汛一到,村里经常能听见有人大喊一声:“打鱼去咯。”随后一呼百应,大人小孩纷纷行动起来,有的提着渔网,有的背着鱼篓、持着鱼叉,如潮似的涌向河

边。这时的河里水浪哗哗,鱼儿活蹦乱跳,鱼鳞在阳光映衬下闪着光,大家各展身手,渔网撒出银弧,鱼又精准刺出,鱼篓转眼间就被装满了。到了夜晚,一些有船的人家还会在船上装上灯,继续下河捕鱼,点点渔火映照着河面,远远望去,好似星星散落水面,十分漂亮。

多年过去,村子变了模样,河水也不如往昔丰盈,捕鱼的热闹场景难再寻。可每次翻看日历,估摸着时间又到渔汛了,我仍会想起那段有趣的捕鱼旧时光。



## 寒雨送冬来

●江天寒意少,冬月雨仍飞。出户愁为听,从风洒客衣。  
——唐·张鼎《江南遇雨》

●楚水结冰薄,楚云为雨微。野梅参差发,旅榜逍遙归。  
——唐·孟郊《旅行》

●江上朝来雨,城中起寒色。凄凄湿尘土,漠漠空碧。  
——宋·刘敞《冬雨偶作》

●何事冬来雨打窗,夜声滴滴晓声涼。  
——宋·范成大《寒雨》

●江南殊气候,冬雨作春寒。冰雪期方远,蕉  
绿意始阑。  
——宋·苏辙《寒雨》

●冬来多是雨,日日望云回。飘洒不成雪,连  
绵如入梅。  
——宋·陈著《雪复晴》

●十月楚天雨,同云暗八荒。前山应是雪,此  
地不成霜。  
——元·宋褧《冬雨》

●三冬无白雪,细雨滴空阶。宛如乡国外,荒  
烟傍天涯。  
——明·卢龙云《冬雨二首·其一》



## 父母的语言

□何璐琴

这天,父亲打来电话的时候,我正和小女儿“斗智斗勇”。最近这孩子不爱吃饭,愁眉不展的我想了不少法子,却依旧收效甚微。因此接起父亲的电话后,我忍不住开始抱怨。

电话那头的父亲一直认真听着,等我终于倾诉完,他才轻声地问了一句:“今天,你那里的天气怎么样?”那时的我不知道,其实父亲每天都会查看我在城市的天气变化。担心他问起时答不出来,我只得开始留意每日的天气,谁知一来二往,我们这对过去没有什么话聊的父女,渐渐会围绕着天气这个话题,说上好一会儿的话。而我心里身处异乡的孤独感,也在这一句句关于天气的闲聊中慢慢消融了。

今年,大儿子考上心仪的大学,对全家来说是一件大喜事,但是作为母亲的我,却比旁人多了一份担忧,总怕他独自在外照顾不好自己。在他离家的第一个月,我几乎每天都要跟他通电话,事无巨细地叮嘱各种大小事。直到话筒里回

响的都是我一个人的声音,儿子渐渐话少,我才发现自己的过度牵挂已成为孩子的负担,那句句叮嘱,反而像一道无形的墙,隔开了我与儿子的心。于是,我开始学着当年父亲那样,每天关注着远方城市的天气,和儿子通电话时不再反复唠叨,而是在谈话间不经意地问一句:“今天,你那里的天气怎么样?”儿子听了会笑着应答,和我说起当地的晴雨冷暖,偶尔还会聊起校园里的趣事。母子俩的话匣子渐渐打开,那道无形的墙,也在几句闲谈里悄然消融了。

多年后,我终于真正理解了当年父亲的心情,也体悟了“今天,你那里的天气怎么样?”这句话蕴藏的深意。它其实不过是父母想要多贴近几分孩子的生活,为缩短彼此距离而努力寻找的话题,也是父母藏在日常里的牵挂,是他们面对与子女渐行渐远时,笨拙却真诚寻找的沟通纽带。

扫描二  
维码阅读征  
文作品